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98

奧義書選譯 (上)

徐梵澄 譯

華宇出版社

佛曆二五三〇年十二月初版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98

(全一百冊)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定價：新臺幣捌萬元正

本書作者：「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編譯委員會

本書譯者：徐梵澄

主編：藍吉富

發行人：朱蔣元

出版者：華宇出版社

社址：台北縣中和市景平路二五九巷二四號二樓

電話：(〇二)九四二六六七四・二四七七三七二

郵撥：〇〇一七六二五——三號朱蔣元帳戶

行政院
新聞局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

台灣省第十九屆佛教會理事長
高雄縣大崗山超峯寺住持

法智大師



贈書是件小事，
讀書是件大事，
沒有學問，一生
尊敬別人，有學
問一生受人尊敬

法智 敬贈

佛曆二五三九年十二月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一

白聖大師序

近三十餘年來，台灣佛教之發展，頗有明顯之進步迹象。其中，佛書出版之日漸蓬勃尤為衆所週知之事實。

台灣光復之初，不唯大藏經難得一見，即或單行本佛書，亦為數甚少。然時至今日，單行本佛書充斥坊間書肆，藏經之流通於世者，乃有六、七部之多。與三十年前相較，真有天淵之別。

縱觀光復以來之佛書出版史，有三件大事最值得一提：

其一，為大正藏、卅續藏之再版。此二藏之流通使台灣佛學界輕易即可請藏，佛法之普及於知識分子間，此事居功甚偉。所惜者，二藏皆東瀛人士所編，吾人不過翻版而已。

第二件大事，則為張曼濤居士所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一百冊）之出版。該書為國人自編，且全部重新排版之佛教大叢書。內容滙集民初六十年之佛學研究成果，頗便初學。

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雖為新編新版，內容則悉取自舊有佛教書刊，故較乏新義，就介紹新知之立場以觀，自有所不足。此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鳩巨資

、開譯場，由藍吉富居士主編，選取國際佛學典籍百種，悉逐譯爲中文，編成「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其事較前此二大事更饒意義，亦更爲艱難。謂之爲光復以來台灣佛書出版史之第三座里程碑，實非過甚之辭。

聞該書第一輯即將出版，朱居士索序於余，因贅數語，以誌隨喜讚歎之意云爾。

白雲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二

印順大師序

華宇出版社編譯出版「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共一百冊，介紹近代國際佛教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等，雖以日文作品為主，但內容是遍及各方面的。對於提昇國內佛學水準來說，相信會有重大影響的！

我們中國佛教，過去經長期的翻譯、研求與闡揚，到隋唐而大成。這是以中期的「大乘佛法」為主，上通初期的「佛法」，下及後期的「秘密大乘佛法」。中國固有的佛教，基礎異常深厚，日本佛教就是承受這一學統，適應現代，展開新的研究而有所成就。以中國人的智慧來說，如能重視中國傳譯的無數聖典，各宗奧義，進一步的攝取各地區的佛法，參考現代國際佛學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抉擇而予以貫攝，相信會有更好的研究成績，佛教也一定能更充實光大起來。遺憾的是：時代是無休止的動亂，佛教受到太多的困擾；傳統的佛教界，又不能重視佛學。這才使國內佛教學的研究環境、研究水準，遠遠的落後於國外，無法適應趕上，這真是近代中國佛教的痛事！

我覺得，三十年來，由於政治安定與經濟繁榮，宗教自由，佛學界也有了新趨勢，對於佛教學的研究

發展，已有了可能性。「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在這時編譯發行，真是適應時機的明智之舉！無疑的將使中國佛學界，能擴大研究的視野，增進研究的方法，特別是梵、巴、藏文——有關國際佛學語文的重視與學習，能引導國內的佛學研究，進入世界佛教學的研究領域。這部書的出版，將促成國內佛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開始。

印順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三

星雲大師序

十九世紀以來，歐美列強，由於政治、經濟、宗教等因素，對東方文化爭相關注。西洋的佛學研究，即造端於此。其後，在漢學、東洋學、比較宗教學等領域裏，常有涉及佛教的論題。佛教研究乃日漸興盛，終至有「佛教學」一門學科產生。

日本在十九世紀末、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等人自歐洲留學回國以後，其佛教研究態度及方法，乃逐漸脫離傳統形式而取法西洋。近百年來，該國佛教大學成立數十所，研究人才充斥學術界，佛書之刊行量，亦為舉世所矚目。

像日本西洋這類佛教研究，大多站在學術、文化立場，是人本主義的。其優點是能廣泛應用梵、巴、藏、漢等各種語文資料，以及史學、社會科學、考古學等方法。因此，其目標雖非着眼於弘法，然而，於史實真相之探求，各地佛教發展的軌跡，也頗有可以取資之處。吾人如能以漢譯大藏等資料為基礎，輔以此類西洋日本的學術成果，則其能獲得較圓滿的研究結論，自是可以預卜。

華宇出版社近擬發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內含歐、美、日本佛學名著一百種，並悉譯為

中文。這是一件有意義的學術文化事業，值得隨喜。
朱蔣元居士徵序於余，乃略述數語如此。

星云

淨心大師序

佛教研究大體可以分爲兩方面，一種是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信仰角度爲佛法所作的各種解析或闡釋。另一種是非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求知的立場，去探索佛教的內涵、發展及其影響。

第一種研究也就是傳統的佛學，從印度部派佛教、錫蘭覺音的各種註疏、大乘之中觀、瑜伽、如來藏三系的義理體系，以及中日韓各國的教義組織等，都屬於這一類。至於第二種非信仰式的研究，則起源於近代西方。由於西洋人對東方宗教的好奇、探索而形成的專門的「佛教學」。這種具有西洋學術特徵的佛教學，從十九世紀以來，迄今爲止，已經成爲人文科學中的一大環節，而爲歐、美，尤其是日本學術界所重視。

我國是大乘佛教的第二祖國，對於傳統研究，曾經在古代大放異彩，也爲東亞文化增加了不少極具深度的精彩內容。可惜，到近世以來，不唯對西方的客觀佛教研究頗爲陌生，而且在傳統學方面，也未能有較爲醒目的成果，比起曾受我國佛教孕育的東瀛佛學而言，也頗有遜色。這當然不是任何中國佛教徒所樂見的。因此，如何振衰起蔽，該是目前大家所應共同

思索的問題。

這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籌印「世界佛學名著譯叢」，擬翻譯當代佛學名著一百種為中文。這一龐大的文化事業，恰好為「如何復興中國佛學」提出一種有力的方案。相信這部書的完成，將會為當代中國的佛學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其學術意義與價值，是值得讚揚的。

淨心

奧義書選譯 總目

出版前言

奧義書解題 (原 實撰)

譯者序..... 1

上 冊 (譯叢 98 冊)

屬《黎俱韋陀》者

1 愛多列雅奧義書 (Aitareya Upaniṣad)..... 17

2 考史多啓奧義書 (Kauṣītaki Up.)..... 32

屬《三曼韋陀》者

3 唱贊奧義書 (Chāndogya Up.)..... 71

4 由誰奧義書 (Kena Up.) 230

5 金剛針奧義書 (Vajrasūci Up.)..... 239

屬《黑夜珠韋陀》者

6 泰迪黎耶奧義書 (Taittiriya Up.) 244

7 摩訶那羅衍那奧義書 (Mahānārāyaṇa Up.)
..... 290

8 羯陀奧義書 (Kāthaka Up.)..... 319

譯者序

奧義書五十種，皆無所謂深奧之意義也。梵文Upaniṣad，字義爲「坐近」，「親近」，直譯當曰「親教書」或「侍坐書」。印度于倫常皆若遠而疏，獨于師尊親而近。謂得自父母者，身體耳。得自師者爲知識，知識重于身。故就傳而受一「聖線」，謂之重生。其學皆親近侍坐而授受者也。師一人，徒二、三人，口誦心持，此其書名之由來也。歷世傳承，按古之《吠陀》而分隸焉。雖然，請循其本。

印度之第一書，《黎俱吠陀》（Ṛgveda）也。爲禱頌天神之詩。凡十輪，或計千十七篇，或計千二十八篇。製作遠在公元前千餘年。五印學者至今宗之。傳統謂其出自天界，天神假「仙人」之口而傳之。「仙人」（ṛṣi）者，修道士也。然其義已荒，象徵都不可解。思致遠非今世所得而詰，故其說亦遂不破，又無由廢。中間經薩衍那（Sāyaṇācārya）注釋。近世室利阿羅頻多（Śrī Aurobindo）又大不謂然。于今英、德、法文各種新舊譯本多有，可稽也。顧其義已出耶？稽之當代大師如阿羅頻多所譯，其義固有當已，然非心思臻于至境者，亦無由解。至若釋名詞，搜文法，猶然外也。六合之內何所不有，若《黎俱》者，自可存而不論。

其次爲《三曼吠陀》（Sāma-veda），則《黎俱》之唱誦也。亦無論已。原夫雅利安民族之侵入印度也，始于印度河流域

，其時未早于公元前二千年。多游牧部落，狩獵爲生，肉食乳飲，信鬼神而好祀事。漸定居爲耕農，東拓地至閼牟那河流域，又東至恒河，更東侵至孟加拉地，于是乎止。此今印度人之遠祖也。搶攘數百年，凡犧牲祭祀之事，巫覡卜祝之業，有專之者，漸成一祭司階級，以服事其酋長，則婆羅門是也。

信鬼神者多祀事，而尚武者用兵，則刹帝利是也。其初，階級僅有其二，勝者與所勝者而已，一主一奴。所征服之士民，虔劉之餘，則籍爲奴爲婢，此其第四階級戍陀之由來也。夷考其階級之劃分，蓋有不得不然者。婆羅門本非無學術，凡天文、地理、文書、曆數等，非刹帝利武士所長，故專其學而世其守，然漸傳漸入祭司之業，浸至侵蝕統治者之權，而自居于四階級之首。耗蠹生民，搖蕩邦國，末路則腐敗不復振。在昔酋長之征伐也，勝敗未可預期，則禱神以濟其事，奉其犧牲，求其克敵，于是婆羅門重。農民之墾殖也，收穫之豐欠亦不可必，則祀神以求雨，祭鬼以免疫，于是婆羅門又重。定居久則生齒蕃，耕耨數則地力竭，而民生斂矣，則其祭祠愈繁，祈年于春，荐熟于秋，戰禱于前，報賽于後，于是婆羅門日益尊大。馴至常年無一日虛其祭祀者。甚者，一祭祀可行之數年。縱一不羈之馬而任其所之，舉兵隨其後，所過之地必臣服焉，數年之後，驅其俘虜隨馬而歸；此刹帝利之所爲，而婆羅門爲之謀主，謂之「馬祭」。

雖然，鬼神之有無原不可知，要之勝敗豐欠之數，舉不依于鬼，則婆羅門之祭祠或效或不效，而其術常窮。然數百年之迷信已深植民間，牢不可破，婆羅門之後世，已不自知其僞，第尊其遠祖之傳統，而轉求其故于祭祠之儀式，唱誦之聲音，字音爲訛，儀文或闕，斯有所可歸咎而卸責者焉。此《黎俱吠陀》之密義所以不講，而衍出《三曼吠陀》之專事唱誦，而《夜珠吠陀》（

Yajur-veda)之獨闡儀法也。其後乃增一《阿他婆吠陀》(Atharva-veda)，則巫術禁咒之類皆攝，大致驅魔，療疾，保健，求夫，求妻，求子嗣，求亡者之術威具，而國君登位之禮儀，及求福祚世胤之法，亦附入焉。——此所謂四《吠陀》之學。

婆羅門階級，始微而中大，又由大而微，在農業發達而民生困窮以後，蝕者與所蝕者偕盡，自然界之通則也。當其始衰之際，其人之生命力猶存，嘩然有詞，然已不能如其祖先之浩歌，唱頌天神，宛如有見，則轉而解釋其傳統之詩頌，然非依乎傳統者也，各自憑其想象，說祭祀儀式之性質為何，象徵何事，涵義奚若，亦人自爲說。要歸于聲詩之力，謂爲神聖之力內涵其中而多方。以此亦可圓成其信仰之說矣。以其爲婆羅門所作也，故謂之《婆羅門書》(又稱梵書，Brāhmaṇas)。其有可取者，則印度教之理，始萌蘖乎其間，蓋自茲而有宗教可說，其實皆外也。

踵《婆羅門書》而起者，爲《森林書》(Aranyakas)。舉凡犧牲，禱祠，唱誦，灌獻等儀式不一而足，祭司之流，講之精矣。行之者，皆有所求也：牛羊求其蕃息，菽麥求其豐穰，子嗣求其繁衍，國祚求其永長，以至於求死後之升天，而謂鬼神享之，皆可得而致。大抵皆世俗之事也。得者饜之，不得者厭之；蓋多妄信之，亦多妄爲之。將謂宇宙人生之真諦盡有在於是耶？于是亦有厭離而求出世者矣。印度地氣炎暑，菲衣薄食亦足以生，故瓶鉢而入乎山林，時一近城市聚落乞食，不至槁死。既于世無所爲，靜觀默想，乃始有出世道之宗教生活。後之瞿曇以王子而出家，即其著者也。雖然，猶未離其宗也，其所思惟觀照者，仍祭祠儀文之象徵意義等，爲之者，多在人生之暮年，而世事諳，入山林而不返，遂有《森林書》之作。承先之《婆羅門書》，啓後之《奧義書》，非如後者之聲光赫然，適爲一重要之環節。

進而觀所謂《奧義書》者，此諸譯皆是也。所謂《吠陀》之教，于是乎止，而婆羅門階級，亦于是乎全衰，而其學乃在刹帝利階級中傳。傳統歸之于「所聞」蘊（Śruti），與後世之《古事記》、《史詩》、《經》、《論》屬「所記」（Smṛti）淵異撰。止于是則《吠陀》之終教也，謂之「韋檀多」學。所可惜者，印度自來無記述之歷史，諸著作時代及作者生平，多無可考，考證資于古希臘文，漢文及波斯文等記述，近世則資取于歐西文學所存，勞而少功。著述亦第就其形式略同而內容近似者，歸之一類而已，如《森林書》與《奧義書》，亦有互相涉入者。大致少數主要《奧義書》^①皆先于佛，先于耆那教，而諸派哲學，又遠在其後。似其時詩歌靈感，哲學思維，宗教信忱，文字趣味，皆混一而未分，諸《書》中可睹也。于緒爲正統，于教爲「有」宗，與「無」宗相對。「有」宗者，謂超世界人類以上，有存在者也。「無」宗者，謂超世界人類以上，無有存在者矣。《吠陀》隸乎「有」宗。勝論，數論，瑜伽，因明，皆屬「有」宗，而不背乎《吠陀》者也。「順世」，「佛教」，「耆那」，皆屬「無」宗而反對《吠陀》者也。紛紛綸綸，各是其是，莫不視他派學說爲異端邪說。要皆自此一淵源衍出，後起而盛，盛而變，變而衰，衰而滅沒。獨此《吠陀》終教，早衰于佛教橫盜之日，迄今二千餘年而未亡。晚近自印度獨立之後，其知識人士，莫不以韋檀多學者自許。

溯其本，固如是矣。《黎俱》，《三曼》，無可刺手。誦之習之乎，不見其神，不得其真，徒有其聞，無契于心，無謂也。時代悠遠，地域遼隔，語文不同，人情迥異，此無可奈何者也。若《婆羅門書》、《森林書》等，尚可爲人類學、宗教學之資，于研究印度文化爲不可闕，猶皆外學也。獨此《奧義》諸《書》

，義理弘富，屬於內學，爲後世諸宗各派之祖，乃有可供思考參同而契會者，信宇宙人生之真理有在於是。而啓此一樞紐，則上窺下視，莫不通暢條達，而印度文化之綱領得焉。此所謂立乎其大者也。

《吠陀》之教，明著于韋檀多學，其典籍乃諸《奧義書》，于是而義理可尋，卓爲內學，說者曰：吾將信之。然且疑之曰：謂印度諸宗各派皆導源于此者，何也？在吾國之明佛乘者，凡謂此「無」宗與彼「有」宗，相去霄壤，何與耶？——久矣，吾國佛教徒知印度有佛教而無其他，稍窺異部者，亦知外道九十六種^②，已稱于唐，或舉其十六異論，而以爲皆不足道也。彼印度人士，則以爲吾國捨自彼所得之佛教而外，亦無其他。民族間之誤解，亦莫大乎是。請即以佛乘論之，曰：是不然也。佛教由《吠陀》之教反激而成者也。瞿曇之教初立，揭棄其四諦、八正道、十二因緣、涅槃諸說，正所以反對《吠陀》教之繁文淫祀也，破斥其所禱生天諸說也，掃蕩其鬼神迷信也。所謂原始佛教，小乘是已。歷時既久，不能以此鑒足人心，漸漸引入救苦天神，土地生殖之神等而名曰「菩提薩埵」，如「觀自在菩薩」，「地藏王」等，以及往生彌勒內院及彌陀淨土諸說，而恢弘其教理，則合爲大乘。至今吾國佛寺建築，法式多定型。入門則見四大金剛造像，曰地、水、火、風，是皆《吠陀》教之神也。其五大曰空，空固無相可表也。往往隔庭對正殿佛像者，輒有龕，塑立像曰韋馱，操金剛杵，謂爲護法神。是則雷電之神，杵表電光，謂之因陀羅（Indra），古雅利安族之戰神也。印度于今佛教寺觀不可尋，其制猶仿佛可見于我國。大乘之末路，蓋盡徙《吠陀》神壇造像而禮拜之，菩薩、陀羅，異名同實。若是者，一正一反一合，衍變公式可尋，佛教之成，固有所自來也。至若由師授二、三